

金屋梦

主 编 李 梦 苏

**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
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**

**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.5 印张 1487.2 万字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 - 1000 册**

**ISBN 7 - 204 - 05334 - 7
定价:2156.00 元**

目 录

第 一 回	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	 (4)
第 二 回	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	 (14)
第 三 回	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	 (24)
第 四 回	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	 (33)
第 五 回	五岁儿难讨半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条命	 (41)
第 六 回	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酆都城武大郎告状	 (51)
第 七 回	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	 (59)
第 八 回	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	 (65)
第 九 回	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	 (71)
第 十 回	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	 (78)

第 十 一 回	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	 (88)
第 十 二 回	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	 (96)
第 十 三 回	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	 (103)
第 十 四 回	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	 (109)
第 十 五 回	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	 (118)
第 十 六 回	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	 (124)
第 十 七 回	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	 (133)
第 十 八 回	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	 (142)
第 十 九 回	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	 (151)
第 二 十 回	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	 (157)
第二十一回	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	 (164)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金屋梦》为《金瓶梅》续书之一，继西门庆家族破败后，金兵南下，世事沧桑，人事巨变，只有人性之恶根不断，人心之贪淫不绝。然善恶总有相报，为恶者必无善终，这便是《金屋梦》之主旨。真可谓写透世态炎凉，尽展人心叵测，于悲观的生存态度中揭示出人生的苦乐悲欢。小说文笔精辟、描摹生动，堪称是艳情文学中的一枝奇葩。

群碧楼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邓邦述，字正昭，号孝先，江苏省江宁县人。他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大藏书家，其藏书楼名为群碧楼，在近代史上颇有名气。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“群碧楼”，就是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：一是唐朝李群玉撰《群玉诗集》三卷，后集五卷；二是唐李中撰《碧云集》三卷。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“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宅书籍铺”的牌子，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，这两部书确系宋版无疑。这两部书不但因为它是宋版而可贵，还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难得。上面钤有文徵明、金俊明、徐乾学、张隽、季振宜、冯新之、安岐、黄丕烈等人的收藏印记，确实是两部惊人秘籍。黄丕烈收到这两部书后，专门为之开辟了一个书室，叫做“碧云群玉之室”。

邓氏的藏书目录，前后编了四部，由此可知碧玉楼的藏书数量。最早的一部是《双沕居藏书目初编》一册，稿本，著录宋元本仅十二种，明本一百二十种，抄校本六十五种，清本三百六十二种。这部书目编于1907年，反映了邓氏

1907年以前藏书的情况。第二部书目是《群碧楼书目》初编九卷，录有宋本八百一十六卷，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，抄本五千余卷，明本一万五千余卷，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，共约二万五千卷。这是他到辛亥年六月为止的藏书总目。第三部是他于1926年6月编的《群碧楼善本书录》六卷，这是著录他自辛亥以后所得到的善本书。第四部就是前面已提及的《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》七卷。这是1927年卖书以后所剩下来的藏书的书目。此外，他仿莫友芝的《书衣题识》之例，也撰有《书衣题识》，其中精华皆录进了第三部书目之中了。

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

金谷园中春草生，当年池馆一时平。何来乳燕寻华屋，似有流莺唤画楹。客散声歌明月下，兵残砾瓦野烟横。秦宫汉阙皆成土，流水年年不住声。

芙蓉脂肉绿云鬟，泣雨伤春翠黛残。歌管楼台人寂寂，山川龙战血漫漫。千年别恨调琴懒，几许幽情欲话难。回首旧游真似梦，寒潮惟带夕阳还。

说话《金瓶梅》，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，画出那贪色图财、纵欲丧身、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。说这人生机巧心术，只为贪图财色，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，奸娶他的美妇，暗得他的家私，好不利害。白手起家，倚财仗势，得官生子。食的是珍馐，穿的是锦绣，门客逢迎，婢妾歌舞，攀高接贵，交结权门，花园田宅，极尽一时之盛世也。不过一场春梦，化作烈火烧身，不免促寿夭亡，富贵繁华，真是风灯石火。细想起来，金银财物，妻妾田宅，是带不去的。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，安分的良民，享着几亩的良田，守着一个老妻，随分度日，活到古稀善病而终，省了多少心机，享了多少安乐。只因众生妄想，结成世界，生下一点色身，就是蝇子见血，众蚊逐膻。见了财色二字，拼命亡身，活佛也劝不回头，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。倒把这西门大官人，像拜成师父一般，看到翡翠杆、葡萄架一折，就要动火；看到加官生子、烟火楼台、花团锦簇、歌舞淫奢，也就

不顾那髓竭肾裂、油尽灯枯之病，反说是及时行乐，把那寡妇哭新坟、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，看做平常。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、纵欲的狂心。少年子弟买了一部，看到淫声邪语，助起兴来，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，照样做起。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，变成拔舌地狱，真是一番罪案。我今为众生设法，就把这《金瓶梅》紧接一百回编起，使看书的人，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，借此引人献出良心，把那淫胆贪谋，一场冰冷，使他如雪入洪炉，不点自化，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，说佛法的棒喝。

闲话休题，且讲正传。话说《金瓶梅》一百回终，内说西门庆死后，生子孝哥，与吴月娘度日，家业凋零，群妾离散。金莲、春梅皆因好色，不得其死。过不得一二年，家人小厮逃的逃，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。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没得进门。检点家计，有如秋叶之落，又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动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谈论。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，遇着金兵大入中原，把汴京围了，掳掠金银子女无算，讲了和盟回去，不消一年，倾国又来。那时山东河北地方，俱是番兵，把周守备杀了，济南府破了。清河县地方，去临清不远，富庶繁华，番兵土贼一齐而起，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，躲的躲，纷纷不绝。玳安打探得知，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，吴月娘听得，直吓得如痴如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欲待随众躲避，偌大的房屋家计，却叫谁人看管？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掳去，岂不出丑？我便拚着一死，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，倒不如弃了家计，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。

算计定了，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，该封的封，该锁的锁，且遮掩一时。又在家捱了一日，见信息越紧，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，便按纳不定，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，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，相伴出门。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，用双仆跟随，何曾自走一步，今见事急，只得步走。但走便走，终是不惯，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。才走得三五百步，刚转得一个弯，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，口里只说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后面了。月娘吃了一惊，便顾不得好歹，只跟定小玉，抱着孝哥往前急走。及走得出城，心才放些，再回头看时，早不知玳安是在哪里冲散，竟不见来了。欲待找寻，又不敢复入城中，若要等待，又怕撞着金兵。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

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见一个大寺，问人说是永福寺。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，也有进寺去躲藏的。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，只得也走进寺里来，看看光景。说也奇怪，不期这永福寺的僧人，盖造大殿时，西门大官人曾舍了五十两布施，时常送盒盘来走动，一向认得吴月娘。今日忽见了，虽知大官人已死，却晓得吴月娘还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殷勤款待，留他在一间净室里存身。吴月娘到了此时，便是受恩深重，喜出望外，也算得他乡遇故知了。不料躲不得一二日，金兵到来信息一发紧了，这永福寺僧人，虽说是个和尚，却身边有些积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顾不得吴月娘死活，竟趁着黑夜，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吴月娘起来，只见躲难妇人越发多了，这几个和尚早已形影不见。那寺外往来兵马，一日何止过去三五千，幸喜各去攻城，不入寺中搜觅。月娘便躲在寺里，只吓

得胆惊心慌，小玉抱孝哥在怀中，见月娘惊慌，也只是哭泣。躲了十余日，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，撤回汴梁大寨，围困京城去了。真是杀得这百姓尸山血海，倒街卧巷，不计其数。大凡行兵的法度，杀的人多了，俘掳不尽，将这死尸堆垛在一处，如山一般，谓之“京观”，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，这是古今行兵通例。这金兵不知杀了几百万人民，筑成“京观”十余座而去。但见：

尸横血浸，鬼哭神号。云黯黯黑气迷天，不见晨辰日月；风惨惨黄沙揭地，那辨南北东西。佳人红袖泣，尽归胡马抱琵琶；王子白衣行，潜向空山窜荆棘。觅子寻爷，猛回头肉分肠断；拖男领女，霎时节星散云飞。半夜里青磷火走，无头鬼自觅骷髅；白日间黑狗食人，有嘴乌争衔肠肺。野材尽是蓬蒿，但闻鬼哭；空城全无鸡犬，不见烟生。

不止一日，那些逃难妇女和吴月娘俱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，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，就佛前香点起火来，做些稀粥吃了，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。后来金兵过尽，渐渐有人行走，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。也有找觅儿女的，也有在死尸身傍找觅丈夫的，俱各去讫不题。止剩月娘领着小玉，抱着孝哥，不敢回城。指望遇着熟人，问城里信息，才敢回去。到夜间乌黑黑的一个大空寺，只剩得他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藏在里面，孤孤凄凄，好不苦恼。

那日正是七月七日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夕，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，生生世世愿为夫妇之辰。吴月娘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，座下铺些干草，和衣而寝。恰有三更时候，只见月色沉阴，佛灯隐隐，远远听得

野外好似鬼哭之声，啾啾唧唧来的渐近，吓的月娘忙推小玉，只是不醒。又见几个 鸟在殿脊上，叫一阵，啸一阵，乱飞一阵。叫的月色无光，阴气逼人，好生害怕。吓的吴月娘呆了，不敢出声，凄凄惶惶似睡非睡。隐隐见有一鬼，头戴长枷，腰缠铁索，像是西门庆；一鬼眉弯双月，项锁长绳，恹恹病瘦，娇态堪怜，像是李瓶儿；又有一鬼，披发遮面，血流满胸，像是潘金莲被人杀死时的光景；又有一鬼，浓妆粉面，裸体赤身，娇声宛转，双眉颦蹙，像是春梅姐贪欲失阴而死的光景。忽然鸡叫一声，众鬼嚎啕痛哭而去，不见踪影。

月娘一觉醒来，惊的浑身都是冷汗。那时有四更天气，万籁无声，一轮明月，正照中天。月娘在睡梦中看得明明白白，真是奇怪。不一时，孝哥醒了，忙叫小玉起来，坐到天明。早有那些逃难的百姓来到寺中找寻妻子的。恰好玳安前日因被贼赶散，躲在王昭宣府家冰窖里，藏了几日，不敢出来。因兵退了，各处寻觅不见，听得永福寺躲的妇女甚多，同众人一路寻来，遇见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，大家欢喜不尽，便商量回家。仍叫小玉抱着孝哥，走进城来，到得城中一看，好不惊恐。但见：

城门烧毁，垛口堆平。一堆堆白骨露尸骸，几处处朱门成灰烬。三街六巷，不见亲戚故旧往来；十室九空，那有鸡犬人烟灯火。庭堂倒围屏何在，寝房烧床榻无存。后花园下见人头，厨屋灶前堆马粪。

月娘进得城来，四下观看。见那城郭非故，瓦砾堆满，道旁死尸半掩半露。到了自家门首，狮子街开当店的门面，全不认得了。大门烧了，直至厅前厦檐廊下，剩了些破椅折

桌，俱是烧去半截。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，虽没烧坏，门窗已尽行拆去，厨房前马粪有半尺深。月娘又惊又恸，正待放声大哭，却好作怪，只见一个老妈妈从他五娘潘金莲院子出来，蓬头垢面，身上又无布裙，倒把月娘吓了一跳。你道是谁？原来乱后逃生的男妇回来，抢拾这大人家的金银财物无主家伙，多有以此起家的。月娘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老妈妈也不答应，只见他眼中垂泪，呜呜的哭将起来。月娘上前细看，才认的是老冯，原是西门庆家惯走的马泊六，李瓶儿的旧人。他知西门老爷家富贵多财，有埋在宅里的，他日日来搜寻，不想遇见月娘回家。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在那里躲来？叫我寻了好几日，那里没寻到。”又看着孝哥道：“这还是过世老爷的积德，人家好儿好女拆散了多少，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，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，没伤天理。”说着就去小玉怀里接过孝哥来抱，那孝哥饿了半日，哭着要吃饭。一时锅灶俱无，哪里讨米去？老冯去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饽饽来，递与孝哥，就不哭了。看着月娘道：“这还是我兵来时带的干粮，没吃了。这几日，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米吃，才剩了这一个。”一面说着话，月娘走的乏了，都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，问这人家谁死谁存的信，好不悲伤。老冯又说他在养济院里，亲眼见吴大舅被兵杀了，他一家被掳。月娘听了，大哭一场。老冯又说：“还有许多全了命的，还亏大营催得紧，只在城里扎了三日营，没大搜寻。这些烧毁的，都是兵去了，城里土贼发的火，好抢财物。如今听得番兵破了东京，不久还要回来临清驻扎，咱这里怎生躲得住？”一句话吓得月娘面色如土，忙和玳安商议，这破宅子如何宿得，又无处安身，到不如还往城外买的乔千户家庄

上，有破草屋，且住这一夜，明日再作商议。就看着老冯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无儿无女，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，肯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。”老冯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哪里话，受的你老人家恩还少哩，我的两口屋也是烧了，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的。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，就有甚么东西带不了的，我替你带在身上，还放心些。”一行说着，大家走出城来。那时日色平西，秋天渐短，及至走到庄上，日已落山。来安和他媳妇子听见月娘到了，慌忙接进屋里坐下。月娘见三间草屋，一扇单门，土炕上支了锅灶，倒有两间堆满稻柴。小玉在窗外一瞧，见有许多大包袱，俱藏在床底下、柴堆里，乱蓬蓬放着，也不言语。月娘见天色晚了，又没灯油，大家忍饥安歇，只落得一条单被。亏了玳安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，胡乱做些稀粥，月娘、孝哥各吃了半碗，就睡在炕上，小玉和老冯在炕前打铺不题。

玳安、来安俱在隔壁寻宿。原来这来安，从小做家人，就不学好，后来西门庆死了，见来保盗财物出去了，也就欺心寻事，终日吵闹，把当铺贲四家衣裳偷了，被月娘逐出在庄上居住。今日见月娘失势，来此逃荒，就生了个不良的心，要乘机劫他的财物；又见月娘空身，并无包裹，未知身边有无，不敢动手。他那屋里包裹，俱是乘着兵乱，和土贼过街老鼠张三、草里蛇刘四、铁指甲杨七一伙强盗结了十兄弟，先到西门庆家，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饰，尽行掘出。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，只不见金银，此心不死。这夜间和玳安睡在隔壁，用话试探，说“眼见的这清和县住不得了，当初过世的老头儿也积成个大过活，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。撇下这寡妇孤儿，咱们领着东奔西躲，一个盘费也没了，难道

这些家私，地上的没了，地下的也没有？你我还立个主意，和这寡妇说个明白，拿出来防身，救他母子性命。他妇道家不知好歹，一时间番兵回来，大家逃命，撇在空宅子里，也是瞎帐。”这玳安是个好人，也就信了，明日使小玉把这些话一一和月娘说了。月娘待要不听，如今这个身子，又无亲戚兄弟，随着他们逃躲，就不取出银子来，也是枉然，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？次日天明，就叫玳安、来安跟随着，和小玉进城，只留下老冯看守孝哥。一行人到了城，已是巳牌时候。来安先寻了一把锹、一把斧、一个大皮匣在身边，不一时，到了宅中，在上房床后楼梯下，找那埋的衣服首饰，已被人尽情掘去，两个大坑倒有一尺深。月娘只叫得苦。来安在旁冷笑。又走到翡翠轩东山洞里边，揭起太湖石。下埋着一个瓷坛，上盖铁犁一面，内藏着赤灼灼、白灿灿、黄烘烘好妙东西，不知是什么物件。正是：

众生脑髓，万民脂膏。得之者生，排金门，入紫闼，布衣平步上青天；失之者死，遭鞭扑，受饥寒，烈士含冤埋沟壑。福来时如川之至，远去时无翼而飞。才人金尽，杜子美空叹一文钱；国土囊空，淮阴侯难消三日饿。呼不来，挥不去，中藏着消息盈虚；满招损，乐招灾，更伏下盗贼劫杀。

月娘取出一窖金银黄白之物，约有一千余金，喜的玳安、来安手忙脚乱。一半放在匣内，用被包了，盛不尽的，二人解下腰间搭包，装起停当，先出城去等候。月娘与小玉又到佛堂里铜佛座下，取出一串胡珠，一百单八颗，是西门庆得的花子虚家过世老公公原在广东钦差买珠得来的，悄悄收在身边，缝入贴身衣内，慢慢出宅，寻旧路回庄。及至到

了庄上，天色晚了，老冯抱着孝哥接进屋去不题。

却说玳安、来安得了金银，忙忙奔出城来，路上来安和玳安商议道：“这些财帛，活该是我们的，你我平分一半，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。不然，他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？遇着那没良心的，连他母子性命还不保。这财帛也是别人的。”玳安听了只不答应。又走了一二里路，来安就站在路旁小解，树下歇息，玳安也就不走。只见后面一个人，拿着一条杆棒，牵着一个大黄狗，大踏步赶将来，叫声：“老哥你们走的好快，等等我同一步也好。”玳安二人站住了脚，原来认的是提刑衙门里弓兵张小桥。大家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好惊恐，你们在那里躲来？”玳安笑道：“彼此造化，又重相见了。”张小桥见他二人走的慌，又背着个匣子，破被包着，只说是城里抢的物件，问是甚么东西，玳安便道：“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货，拾将出来使用。乱后土贼抢了几次，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，还有什么好东西呢？”说着话，走了一里多路，张小桥在西村分路，来安赶上路旁，附耳说了许多话，张小桥笑嘻嘻的去了，这二人才回庄上。来安推走不动，坐一会，才走一会，到了庄上，天已昏黑。月娘见二人不到，正在纳闷。二人到了，一块石头方才落地。来安要把匣子放在间壁，玳安不肯，只得将匣子放在床下，用些破棉花、破瓮、破席片暂时遮盖，再作商议。那些零碎银子，约有二百余两，二人上了腰的，月娘也不题。只说：“你们带的东西，各人带着罢，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，看着过世老爷恩养恁一场，只撇下这点骨血，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罢了。”说着，不觉凄惶泪下，那老冯也来说些好话。是夜晚景，便与昨日不同。买些灯油，来安媳妇也杀了一只

鹄，做的粳米饭，大家吃了一饱。来安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，把玳安哄个大醉，大家睡去不题。只因这一睡，有分教：惊飞鸟鹊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

不知后事若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

费尽机谋百种心，安知天道巧相寻。东邻窃物西邻得，江上私船海上沉。暗室可能辞艳色，道旁谁肯返遗金。由来鸩脯难充饱，割肉填还苦更深。

看官听讲，这漏脯出在广东地方，专以下蛊在饮食里。或是蛇蛊、虾蟆蛊、水蛭蛊各样毒物，取来用了邪术怪药，捣为细末，使人吃了，到那药发的日子，那些毒虫活了，把心肝五脏，吃个稀烂。那鸩鸟出在交趾地方，鸟的翎毛放在酒中，一饮而死。所以王莽鸩杀殇帝，曹操鸩杀伏后。古来臣子惧法，也有带着鸩羽自己服毒的。所以说，漏脯鸩酒不能充饥，就如图别人的财物不得成家养子孙一般。即如董卓的罕坞，石崇的金谷园、珊瑚树，元载的八百石胡椒，俱古来横财的样子。且休说养子孙，那有个活到老的？今日说吴月娘取出金银付与二仆，因何说此？只因此项金银，来路不好，原是西门庆受的苗青杀主劫财之赃。因苗青事发，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，批提刑拿人，那时苗青在临清开店，就以三百两黄金、一千两银子，打点官司。西门庆把金子昧了，只以千金与夏提刑平分。出脱了苗青死罪，现在扬州做盐商，称苗员外，至今杀人贼子漏网，主命含冤。你道这项财，公道不公道？今日月娘取出来，指望养身防后，岂有容的？

把道学话不题，且说本传。那来安用烧酒哄醉玳安，天